

文艺随笔

另一种乡愁

刘逸

2014年9月,我和两位同事赴瑞典参加哥德堡国际书展,途经斯德哥尔摩。因曾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参赞和中国驻哥德堡总领事馆总领事的资深外交家高峰先生的介绍,22日,我们拜访了马悦然先生。

那天,斯德哥尔摩下着雨,时而中雨,时而小雨,让我们初来乍到,即充分感受到栖居其中的平和与宁静的人,更觉得这个城市多了一份清凉的诗意。

一大早,我们到一家便捷店吃快餐。站在店里,看着窗外雨天里摇曳的秋柳,我理了理要拜见马悦然的思绪。作为出版人,我对他的敬重不仅因为他是诺贝尔文学院的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终身评委,更因为他的中国情结和他对中华文化的译介工作。他曾说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三千年绵延下来一直没有割断的文化,中国人应该有一种自信以及对文化的骄傲”;自1965年起,他翻译的从中国古代至当代的典籍、著作、文学作品有四十多部。他还对中国的方言做过多年的调查,并由衷地感慨:“世界上绝没有一种语言的生命力能够跟汉语相比。”

我们按约定的时间来到马悦然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那里极富特色,橘红色的墙上是一些文学大家如马克·吐温、乔伊斯、伍尔芙等人的肖像以及一些文学图像,让人不禁联想到文学、文学奖和这个国度的联系。我们刚坐下不久,马悦然和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就到了。寒暄之后,陈女士不无遗憾地说:要不是下雨,可到我家更近的户外坐坐,景致特别好。

马悦然精神矍铄、风度卓然,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刚打开话题,他就深情地回忆起他的老师高本汉教授。高本汉曾经担任瑞典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和哥德堡大学校长,是汉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人物,他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的本质和历史》都是当之无愧的汉学名著。关于马悦然和高本汉的故事很有趣。1946年春天,马悦然还在乌普撒拉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偶然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的英译本,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遂到首都斯德哥尔摩拜高本汉为师学习中文。由于初到斯德哥尔摩时找不到住处,他常常留宿在公园里的长凳上和车站的候车室里。马悦然曾说“高本汉在汉学各方面的贡献都非常重要”,还说“高本汉是一个最理想的老师”,他“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他”。他还写了他的传记——《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

马悦然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有深厚的感情。他从高本汉学习了汉语之后,于1948年来到中国,开启了他的“汉学家”之路。那天,就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和浓浓的咖啡香,当面聆听他平实而富有深情的“中国故事”,让人感到亲切、别有滋味。

我们建议他把在中国的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就像当年费正清以他的经历写了《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一样,写一本《马悦然中国回忆录》。也许由于年龄的原因,我还是能从他的神形中读到写作这部回忆录的难度——毕竟,他当时已是鲐背之年。2019年10月他驾鹤西去,我所想象中的这部精彩而富有历史况味的“回忆录”永远无法完成了。

话题转到沈从文。马悦然说: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一部精彩的著作,那是一部“文物小说”。“文物小说”?我当时微微一怔,觉得他的评价很特别,既理性,又感性,很有意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展示了“璨烂华美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沈从文语),作者说它的内容“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之前我知道马悦然多次说过这部著作很精彩,很吸引人,但说它是“文物小说”,我却是第一次听到。他对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看法往往别出心裁,比如对沈从文的《边城》的评价是:与其说它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首散文诗。那天,马悦然在赞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成就的同时,希望我们能够促成它的英译,把它介绍给外国读者。马悦然对沈从文、对中国作家的译介,让我感受到这位长者的古道热肠。回来后,我与沈从文之子沈龙朱联系,最后得知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有计划玉成此事,该馆有这本书的出版权,我们只好作罢。

在那个听马悦然说“中国故事”的雨天,我想起他说过的话: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还想起了他用中文写作的自传性散文集《另一种乡愁》。那时,他何尝不是在向我们抒发他对第二故乡的“另一种乡愁”呢!

那天,马悦然和夫人先于我们离开了咖啡馆;当我们整理好行装,匆匆地赶往另一场约会时,在路上,看到了他们在小雨中悠然信步的背影。

◎进入一棵树

大概被冠于“王”的,必有它的不凡,必有它超脱平常的气度。果然,当我远远看到那棵被誉为“亚洲榕树王”的榕树时,心里很是震撼。不知定安翰林镇后岭村的村民,坐拥这棵已不止700岁树龄的古树,与之为邻,有何感慨?2019年3月19日那天,从骄阳中走近它,清凉已从我心里沁出。我拿出手机,一阵狂拍后,才坐在石凳上仔细观察这棵大榕树。

置身这棵大榕树里,就如同走进了用纵横交错的枝干和叶子搭成东西南北各几十米的天然大棚,大棚里又各成四小棚。树顶枝繁叶茂,截断大片阳光,筛下一些细碎的光点,随风摇曳,斑驳如舞台上变幻的灯光。锈褐色的树须,如帘幕,在微风中飘荡,飞逸而自在。人们坐在树根上或水泥椅子上休憩,细致地感受这棵树馈赠于人的种种意想不到,或无所事事地发呆,让佛系的状态保持到一种极致。不论是哪种,在这个天然氧吧里都能充分享受芬多精带给你身心的愉悦与清新。

此榕树的树枝以其相互缠绕的亲密、逶迤深入泥土的深情;以其生命力的强大与蓬勃,在近十亩的土地上,繁衍出二百多根的子孙孙,活出九世同堂这一大家族,真让我等自诩为高级动物的人类汗颜。遥想当年,定安县第一县令王献之,把它移栽在此时,与其同时落成的县衙,早已被岁月的风尘与历史的云烟吹得七零八落,定安古城的城墙也早被坚硬的时光磨损得仅剩些残墙断石;破败的街市,早没有了当年商贾兴旺,人流熙攘的景象,修复只能仰仗后人;昔日船舶往来,忙碌繁华的渡口,亦早已江水干涸,荒芜成建筑垃圾场;王官、胡濂、王弘诲、张岳崧等历史名人,不论如何功成名就,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故不过时间于人类的大限,后人只能从他们的故居、碑记或文献里去凭吊,在军坡节这样的民俗中以装军和穿杖去缅怀;元朝王子图帖睦尔和定安娘子青梅竹马的爱情传奇,人们也只能从文字里去感受与想象……而这棵榕树,如一位智者,扎根泥土,吸日夜之精华,沐浴雨露,在与岁月交好中静观世象,在笑看朝代更新、人生轮回的年轮中壮大自己,雍容成“王”。千年古树我见过,一树成林我第一次目睹。

一棵树,能遮天蔽日,为众多的人纳凉,让众人分享它的诸多美好,用人类的话来说,是无私奉献了。而进入这棵树,见识它的真容,对我而言,确是小确幸!

◎觅见爱心潭

几经盘桓,车驶出山间狭窄的公路,停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金波乡金波农场20队和15队交界处一平地的木屋旁,我们一行人,步行登上弯曲的山间土路,上坡下坡,终于来到藏在深处的宝地:爱心潭。

这个面积不大的山谷,似一个不规则的巨盆,以河石为底,绿植为盆壁。站在山谷不同的方位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致。从低处看,一块浅灰黄的巨石从黛墨色的群山中一线切开,线条简洁,河床开阔,石中河水横向铺开,奔涌而下,一条动感的白色耀眼得很;从高处看,河水、裸石、树林、天空,绿黄蓝,从近到远,色彩分明,层次分明,很有视觉冲击力。远望山谷

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标志着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为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宋词始于南朝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旧唐书》有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在古代中国文学的阆苑里,宋词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代表着一代文学之盛。

浩如烟海的宋词,描写春天的不胜枚举,读着宋词,不经意就走进了或美丽烂漫、或多愁善感的春天。

张炎眼里的一枝春,分明是雪后梅花展露的笑靥:“融融向暖,笑尘世、万花犹冷。须酿成、一点春腴,暗香在鼎。”曾纤也不忘赶热闹,在繁盛的东苑梅林:“靓妆微步,攀条弄粉,凌波遍寻青陌。”直惹得:“暗香堕牖。更飘近,雾鬓蝉惊。”

一向伤感的辛弃疾,透过美人头上的袅袅春幡,明知春已归来,内心的感觉中,却总有“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秦观呢?因衾冷漠寒,而就春色,拥社瓮,才会于醉意犹浓之时,吟出“醉乡广大人间小”之句。

杨无咎的阳春,不乏蕙风轻,莺语巧。但揣着心思的他,“厌满眼,争春凡木。”如此一来,就算是美妙的春天,在他看来,也不过是“愁红惨绿。”而晁端礼在“燕子来时,清明过了,桃花乱飘红雨”之时,便有了倦怠之意,一味凭栏无语。

豪放的苏轼,面对一树梨花,少不了飞扬的思绪:“红杏了,天桃尽,独自占春芳。不比人间兰麝,自然透骨生香。对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忧长笛吹花落,

海南景物二题

水对话;或啥也不做,放空自己,坐在一隅发呆,独享静谧,把山外的烦恼、压力抛到九霄云外;或独慎思考,调节心绪,整装待发,为生存打拼积蓄能量。

在这山谷里,最引人关注的,当然是在微波起伏的大石上一直径约2米多、水深约1米5的形似心脏的水潭。人体中像桃形的心脏,它的功能是为血液流动提供动力,把血液运行到身体的各个部位,是人体重要的器官,是人体结构必然的组合之一。人的情感波动,可谓:心动、心跳、心惊等等,都与心密切相关。此潭被命名为“爱心潭”,是被注入了人文色彩。人们常在心字前加个“爱”字,以示同情、关怀、爱护他人。爱心,就是爱自己、爱亲友、爱他人。人的一生,不可或缺的,就是爱情。说到爱心潭的来历,相传是一位黎族小伙子,为让心爱的恋人有个隐蔽的沐浴之地,踏遍深山寻找,终于发现这山谷,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巨石上凿出这个水潭。后来,本地的黎人知道这水潭的人越来越多,情侣约会都喜到此,故被寓意为爱情湖。人们认为,情侣只要在这潭里沐浴过,便能相爱相守,白头偕老。传说毕竟是传说,但传达的是一种美意:对和谐美满的向往,是中国传统的吉祥文化的开花散叶。

站在爱心潭边留影,看爱心潭的水,在阳光的照耀下,倒映着天空、树枝、人影,风吹云走,枝叶摇曳,包容所能包容的一切事物,恰似人最丰富的内心,及心胸的宽广、包容。

爱心潭,遇见亦是缘!



《春语漫寨》(国画) 王良 作

春天里的宋词

有了满满的爱意。她在《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这样写道:“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其时,词人与夫君赵明诚新婚燕尔,心中充满对爱情的热情挚着。她通过买花、赏花、戴花、比花,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天真、爱美、好胜的脾性,全词语调生动活泼,乐而不淫,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当然,她也有离情满怀的时候。如《蝶恋花·离情》:“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离人常有的离怀别苦,经她的一番浓缩醇化,酿出了新意:蕴藉而不敏感,妍婉而不任巧,如春天一般清新浅易的风致跃然字里行间。

春天是多彩多姿的。白居易说:“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谢灵运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钱惟演说:“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陈与义却暗自寻思:“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梅尧臣也叹曰:“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而沉醉不知归路的李清照,最担心的,还是“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春雨,不会飘走宋词中的豪放;春风,不会吹散宋词里的婉约。春来风轻,水暖山悠;春暖花开,旧梦无痕。在宋词里走进春天,那一席文字的盛宴,一幅流彩的长卷,抑着花红柳绿、姹紫嫣红,或虚或实,或远或近,或含蓄或浪漫的韵脚,在尘世,在人心深处,一次又一次,着色一个又一个绮丽浪漫的春天。

婉约的李清照,一旦陷在春天里,便

风物有意

■ 韩荷夷

H 诗路花语

万洋高速归里书所见

■ 周济夫

才闻胶海布霜红,转瞬槎枒半蔽空。
蕴得周身香乳满,不辞落叶助春功。

入琼记(外一首)

■ 邹旭

海波光粼粼地笑,海笑得掉光了牙齿
所以只能亲吻,吻你的脚丫和脖子,尖叫
是影子躲进肉体。有多少年没这样了
椰树,还是棕榈,你傻傻分不清
你的大嗓门儿适合抗议和抒情
鱼奋力跃起,要替你画上句号
螺号,是一串绿色的句号

◎信札

文字好不容易压住纸的轻浮
灯一样的石头里
青鸟放松了警戒
写给鱼的信件
打上了龙的Logo

太阳在宫中玩火
烧焦的大地上木棉花疯狂绽放
春的密码
已被漂流瓶带走
龟占卜吉祥,卦象
压住大地这页焦灼的纸张

这一页原本是记录仇恨的地方
结绳的故乡
竹子在瓷上整齐地站成竹简,一起诵经:
爱你,永不遗忘

旷远

■ 莫学平

阳光眷顾了一朵小白花
它的软弱被鹰看見
花再小,也不孤单

蓝,来自土耳其
花园下的风景如游船
陌生的国度,有人在海边弹吉他

山峦,上升的高度
秋色从那里过来
那够不着的美
是伸手的一刹那

这个早晨持续分化
一枚锃亮的硬币
旋转出疑问,却没获得答案

鸥鸟浩渺,继续远方的蓝
冷漠的月亮,映照北方的雪
爱醒来,暗含浅而绵厚的绿
每一朵花都是春天的自我
这个早晨,我无限接近了那朵小花

去海边

■ 李再明

晚上,去海边像是我必修的功课
过去的一年里,我经常去海边
新年还没过几天,我已去过海边几次
走出小区大门
进入白沙门
路线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
路砖有正方形也有长方形
路树有柳树也有榕树
路灯有亮着也有熄着的
路人有男的也有女的

路过这些
只为在海边站一站
白沙门外,唯有海是野生的

零星的鸟鸣

■ 王谨宇

比暮晚先行抵临的
是零星的鸟鸣
比山风满怀乡愁的
是丛生的野菜
划行的船只,反复来回
仿佛吞下落日
有水波一样的宁静
那些周边的林木,依旧繁茂
依旧以足够的神性
等待白鹭纷飞
等待星火遥远的黑夜

邮箱 投稿邮箱
hnryfb@163.com